

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价值与进路

苏丽梅

普洱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00

DOI: 10.61369/RTED.2025130044

摘 要 : 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在重塑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促进课程内容更新、拓展师生素养边界、助力教育目回归的独特价值。但也存在标准化建设势强而地方性关怀式微, 数智化转型加速但乡土性融入不足, 同质化经验突出而区域性智慧缺失等问题。为此, 应构建“标准为基、地方为锚”的课程协同体系, 推进“数智赋能、扎根乡土”的资源创新项目, 打造“区域标识、配位发展”的课程特色品牌, 共筑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新生态。

关 键 词 : 乡土课程; 资源建设; 地方院校

The Value and Approaches of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Loc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u Limei

Puer University, Puer, Yunnan 665000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regional colleges holds unique value in reshap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renewal of curriculum content,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teracy, and facilitating the return of educational goal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uch problems as the strong momentum of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while the decline of local care, the accelerate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but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minence of homogeneous experiences while the lack of regional wisdom. For thes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uild a curriculum collaboration system of "standards as the foundation and locality as the anchor", promote resource innovation project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and rooting in the local context", create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brand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jointly build a new ec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regional colleges.

Keywords :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 constructi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一、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价值

地方院校作为培养服务地方人才的主阵地, 深入挖掘乡土课程资源, 重构课程体系, 培育“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专业化高素质“新乡贤”势之所然。乡土课程资源是指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产业经济等相关的各种教育资源^[1]。这些资源包括自然景观、历史遗址、传统工艺、地方特产、乡贤文化等。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显现出“三维三层”一体之价值, 且浸润于课程与教学动态互动的有机整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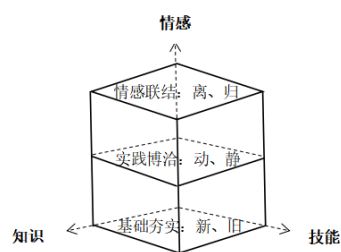


图1 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价值框架

(一) 夯实基础: 乡土课程资源促进课程内容更新

课程内容是教学的“源头”与“依据”, 是根据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筛选出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以教材、大纲、资源库等形式存在, 为教学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乡土课程资源是植根于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教育素材。合理选择并组织这些资源有助于促进课程内容更新。课程内容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 是学生学习的对象, 也是师生互动的主要中介^[2]。课程内容籍由课程实施逐步促成新意义, 更迭旧知识, 进而夯实学习者的认识基础。

(二) 实践博洽: 乡土课程实施拓展师生素养边界

融入乡土课程资源的课程实施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能够激发学习兴趣 and 求知欲, 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3], 转变被动接受标准化知识的局面, 摆脱知识本位课程观束缚。教师在开发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时, 应从知识、技能、情感这三个基本维

度出发，归旨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就要求教师需具备跨学科知识，反思性教学能力及教师专业引领胜任力等，整合多样化资源，形成切实可行的具有教育价值的教学资料。

（三）情感联结：乡土课程建设助力教育目的回归

课程本土化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4]，利用乡土课程资源进行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热爱家乡，增强文化自信和认同感^[5]。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完整的人”，即既有知识高度，更要有生命温度与认同根基。乡土课程重建着教育与生活的联结，“通过认识乡土、留住乡愁来构造学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6]，唤醒了教育的情感根基，让教育从功利化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质，重塑有生命在场的教育，助力教育目的的本真回归。

二、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现实遮蔽

（一）标准化建设势强而地方性关怀式微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质量评估体系标准化的双重驱动下，地方院校课程资源建设正陷入“标准先行”的困境。当前，从国家级一流课程评审到省级教学质量监测，标准化指标已渗透到课程目标设定、课程手册编写、考核方式设计、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等各个环节。这种评估导向直接导致地方院校在课程资源建设中陷入了路径依赖，即为了满足标准化评估要求，大量照搬更高层次院校的课程资源建设体系，而将地方特有的生产实践、文化遗产、生态资源等内容边缘化。事实上，地方院校承担着为区域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其课程内容本应紧密对接地方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但现实中，标准化教材、标准化教室等先进设备在场，而“教育目标错位、教育内容失真等与农村和乡镇企业融合不紧密的问题”^[7]屡见不鲜。换言之，标准化课程资源建设与地方院校的办学定位间张力不减徒增，将加速人才培养与地方社会需求持续脱节，而地方院校的“在地”优势逐渐消解，其服务区域发展的功能也随之弱化。

（二）数智化转型加速但乡土性融入不足

数智技术的普及正重塑着高等教育生态，数智化课程覆盖率已成为衡量教学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地方院校在数智洪流席卷下纷纷“直过”到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验室、智慧课堂等建设中来。然而，这些数智化资源建设大多沿用城市中心主义的内容框架，智能算法在课程推荐、内容筛选中的偏见，导致乡土文化符号在课程资源遴选中的应有关照缺失，这种“课程文化的‘城乡隔阂’加速本土性失语”^[8]。加之乡土社会的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情境性与在地化特征，对其传承往往是口传心授、实践体悟等非主流方式。地方院校在数智化课程开发中因缺乏与之适配的数字传播技术及其他支持，难以建成标准化模式与乡土知识紧密融合的数智课程资源。“课程的‘在地性’特征体现在其主动渗透并反映学校所在地的文化特质，这种特性通过在课程内容中嵌入地方文化的元素，促进了双向互动。”^[9]当数智化技术未能成为激活乡土知识的工具，反而成为遮蔽乡土性的屏障时，地方院校的数智化课程资源不仅无法服务于乡村人才培养，还可能加剧城乡知识鸿沟，使乡土文化在数智时代面临更严峻的传承危机。

（三）同质化经验突出而区域性智慧缺失

地方院校在课程资源建设中普遍存在模仿优于创新倾向，从专业设置到课程体系均呈明显的同质化，而能体现区域特色的“地方性智慧”仅作为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存在，或散落于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民间艺人的实践记录、地方志的文献记载中，因缺乏系统的学术梳理与课程转化，难以使那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与实践经验成为地方院校课程内容的核心素材。“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高校面临着不同的校情、学情与教情，并非把其他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到别的学校，别的学校就能够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10]另外，除“特色文化资源和有形的自然资源外，而没有意识到一切能够转化为支持儿童学习的事物在理论上都可以成为课程资源”^[11]，使得“隐性知识”长期隐身于地方院校普遍缺乏专门的课程研发团队，受限于学科壁垒，难以深入挖掘区域发展中的实践智慧。同质化课程将导致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的区域辨识度降低，具备相似知识与技能的毕业生与就业市场的差异化需求错配，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还会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地方院校的课程内容无法承载区域性智慧，其作为区域知识枢纽的功能便会逐渐丧失。

三、地方院校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实践进路

（一）构建“标准为基、地方为锚”的课程协同体系

地方院校以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凸显学科建设水平和竞争力^[12]，其课程建设需在标准化框架中嵌入乡土基因。一方面要保留学科核心知识的标准化内容，确保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应将乡土课程资源建设作为硬性要求纳入地方院校课程评估体系。比如，地方院校可尝试实施“双轨制”课程大纲，即专业基础课程采用国家级标准教材，并在实施中嵌入区域专题，辅以选修课程，多向补充地方智慧与乡土经验。同时，在师资建设上，地方院校需建立一支致力于乡土课程研发的专业化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应善做课程资源的挖掘者，打破课程思维的禁锢，将‘在地化’课程的视域由只关注显性‘特色’资源转向兼顾挖掘隐性的‘普通’资源”^[13]。可通过设立乡土课程开发专项基金等地方知识转化激励机制，激励教师深入田野，系统梳理口述教育传统，汇编成乡土教材。也可与地方政府、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能工巧匠共建“双师型”教学团队，积极汲取乡土生存智慧，打通理论与地方实践的壁垒，连接“新”与“旧”资源之间的桥梁，为夯实地方院校课程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进“数智赋能、扎根乡土”的资源创新项目

数智技术在乡土课程资源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院校在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积极探索“技术适配乡土”之路径。从质上说，应充分借鉴标准化课程研发模式，开发具有乡土特色的数智教学资源，构建乡土课程知识图谱，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散落在民间的实践智慧，形成具有情景性和回溯感的虚拟仿真动画、VR课程等，助力学生在身临其境中破解乡土文化符号隐匿难题。正所谓，“只有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学习才有生命力，才可能让深度学习真实发生。”^[14]还应注重智能算法的区域

适配性,可通过需求侧用户反馈,促使供给侧课程平台增设“乡土资源”模块,并根据学生所在地域精准推送相关内容。比如,有研究提出了“利用标题、文本、图像三种单模态特征交互建模,用注意力机制进行模态间交互融合,并使用残差连接思想减少过拟合,较准确地组织课程内容,再用 CRFMF 法对多模态课程向量与用户向量计算得到候选集后,加入点击预测模块,缩小推荐范围,提高推荐准确率”^[15]。就量来看,可建立地方数智资源众筹机制,积极鼓励师生、社会热心人士、能工巧匠、乡贤乡使等参与到拍摄乡土纪录片、宣传片,整理地方文献数据等活动中,搭建动态更新的区域特色知识库,保证乡土课程资源持续更新、扩容和优化,在“动”与“静”的实践博洽中,使数智技术成为激活而非遮蔽乡土资源的工具。

（三）打造“区域标识、配位发展”的课程特色品牌

地方院校课程资源建设的同质化突围,在于建立“一校一域一特色”的课程体系。为此,地方院校须系统梳理区域发展中

的特色名片,将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核心素材。这个过程离不开与地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农村合作社、匠人、名人、手工艺人、乡贤等主体的紧密合作。作为地方院校,则需从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内容组织、教学模式、特色推广等方面系统规划,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质的课程体系。其中,人才是地方院校进行乡土课程资源建设的关键。一方面,地方院校需引培一批具备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熟知课程资源利用与开发流程,并对乡土课程资源有一定感知力和敏锐性的教师队伍,鼓励他们挖掘乡土课程资源,研发区域特色乡土课程,为地方院校开设“专业+乡土”相关课程作准备。另一方面,地方院校应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可从课程教育、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浸润、教师言传身教等多个维度,潜移默化地加深学生对乡土智慧的认知与热爱,使其将个人理想与乡土发展紧密结合,在“离”与“归”中助长情感联结。

参考文献

[1]Shahi B B, Parajuli T R. Contextu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for Lo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J]. Shiksha Shastra Saurabh, 2024, 24: 105-117.

[2]王本陆. 课程与教学论(第四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3] Wagle S K, Luitel B C, Krogh E.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case from a public school in Nepal [J].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2023, 32(2): 276 - 294.

[4]Turwelis, Komariah A, Rykova I, et al. Assess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through the Model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Russia and Indonesia [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4): 8442.

[5]Pamungkas S D P, Suputra G N D, Fadillah D A P, et al. The Urgency of Preserving Regional Languages through Local Educational Curriculum [J]. Foremost Journal, 2023, 4(2): 186-196.

[6]施久铭. 保留“故乡的印记”: 让地方美育资源融入学校课程 [J]. 中小学管理, 2021, (08): 24-26.

[7]兰帅, 李光泉, 杨同华. 地方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校企村”职业教育模式探析 [J]. 继续教育研究, 2024, (01): 93-97.

[8]田友谊, 石蕾. 在地化理论视域下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 (06): 51-60.

[9]郭海洋, 吉宇飞. 地方课程的“在地性”追求 [J]. 教学与管理, 2024, (36): 74-79.

[10]吴文哲, 季林丹, 陈坤.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3, (10): 69-74.

[11]沈丽华. 幼儿园课程建设中本土资源开发的视角转换与基本路径 [J]. 学前教育研究, 2024, (08): 91-94.

[12]陈冬梅. 学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方院校品牌建设路径与机制探究——以江苏省为例 [J]. 中国教育学报, 2022, (09): 3.

[13]时松, 于秀霞. 论幼儿园课程“在地化”的四个核心问题 [J]. 今日教育(幼教金刊), 2024, (12): 31-33.

[14]谢金土. 校本课程“学材”开发的六个着力点 [J]. 教学与管理, 2025, (14): 29-31.

[15]冯勇, 王鸿, 申锦涛, 等. 融合多模态特征的在线课程资源推荐方法 [J/OL].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 1-13[2025-07-08].